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别典卷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黄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沈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别典卷十二

明　薛虞畿　撰

魯定公

吳王闔廬聞允常越王名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刎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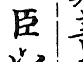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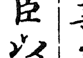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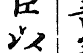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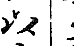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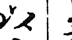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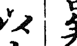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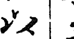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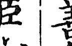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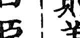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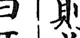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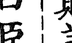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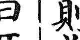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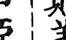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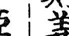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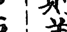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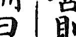
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禮厚幣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十四年吳伐越子檇李闔閭傷將指

越王勾踐恃大明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宦于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輾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之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

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福與禍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此條年無據詳越伐吳諸侯畏威而獻女似在勾踐兼吳之後時事也

書曰唯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



知也

顏淵侍定公于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階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蹴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寡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也不識吾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

不窮於其民造父不盡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歴險至遠而馬力殫矣然求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顔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其窮在下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御之善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

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隋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而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大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

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懽國無兵革之憂大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不顧死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伯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瞿然無所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于秦

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

孔子至衛靈公聞而喜郊迎孔子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巳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反之巳者也昭七年衛靈公立至哀二年始薨所輯事當係于昭定之世然事頗多今類係之定公末年

衛靈公襜被以與婦人遊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

孔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於是醜之去衛

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

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闇昧廢禮是以知之使人視之果蘧伯玉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有蘧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靈公使伯玉於楚逄楚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

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旣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昭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𨚗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來逄子晳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晳而還之

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寒今民衣獘

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役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顔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顔闔之家歟顔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顔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

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闔者真惡富貴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椁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樸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之為無涯達之入於

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材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忘可不慎邪

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夫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夫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夫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夫子曰吾向為弗見見禮荅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夫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頭類臯陶其肩類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

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以去之者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冦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吾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閒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懸貌而踧踧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

見其寵君賜之禄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

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筴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筴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之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民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别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内外以别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佞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

之曰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刖罪異日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

靈公時彌子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蔽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

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設舍以宿夜分而聞鼓新音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名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靜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平公觴之於夷

施之臺平公昭十年卒靈公昭七年立此相遇或于昭八九年之間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平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聽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聽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聽之師涓鼓究之平公問師曠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也公

曰淸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淸徵可得而
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淸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
君德薄不足以聽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
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
集於廊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
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
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淸徵乎師
曠曰不如淸角平公曰淸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

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之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戰戰陣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爭奚獄之可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可鳴故曰教為務也

盡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名勇士公孫悄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名勇士公孫悄子夏曰微悄而勇若悄者可乎御者曰

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名勇士何爲名儒使
者曰行人曰微悄而勇若悄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
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名公孫悄至入門仗劍疾呼曰商
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内劍吾將與若言勇於
是君令内劍而上子夏曰来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
簡子趙簡子披髪仗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
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悄曰

孔子欣然嘆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趙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覰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

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復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敵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百以殺人

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慇貌而踈踈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

見其寵君賜之禄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轡之良也無轡而用筴則

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之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民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别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内外以别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佞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失之固道也

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

昔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
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
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
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
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
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
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之間晉地大旱赤
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君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觀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爲者也子貢曰賜之師

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
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
之頸臯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
高肩弱脊此唯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
子何患焉汗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
喪家之狗乎何患焉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
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汗面而不惡
葭喙而不藉賜巳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孔

子曰賜汝獨不見乎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賢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淩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之宋過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與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

子曰賜汝獨不見乎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槨布器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賢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強凌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之宋過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與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子和汝子路歌孔子和

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君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為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繡哉以為非禮也文子乃止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覲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

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土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唯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喪家之狗乎何患焉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賜已知之矣不知喪家之狗何足辭也孔

昔者黄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
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
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
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
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
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
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之閒晉地大旱赤
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之三終而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少絶之失之三也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

有三人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蓺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

周使伯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
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夫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
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
形往古所以知今
夫子入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
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
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

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言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

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言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尚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

有三人

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為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孝子之名

周使伯騫問道夫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
利者不弊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
夫子觀於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
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
形往古所以知今
夫子入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
人也誡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
必誡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

之三終而匡人解甲而罷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之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學遊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少絶之失之三也樹欲静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

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哉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魯有儉者瓦甂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子也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於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為厚也以其食美而思我親也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

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為樂之至於此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油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弗復見

南宫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

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為人臣者無以私已夫子乃自周反於魯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

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己為人臣者無以私己夫子乃自周反於魯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覆

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

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孔子至彼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故樂非獨以自樂也又以樂人非獨以自正也又以正人美哉於此樂者不圖爲樂之至於此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油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弗復見

南宫敬叔言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竪子俱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既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

道無親而能下人誠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哉此
言實而中情而信
魯有儉者瓦甂煮食食之而美盛之土鉶之器以進孔
子也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太牢之饋弟子曰瓦甂陋器
也煮食薄膳也而先生何喜於此乎孔子曰吾聞好諫
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爲厚也以其食美
而思我親也
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

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亡也

楚人有証其父攘羊者國人皆直之聞於楚王楚王召而賞之辭不受國人復稱其行善而不受賞也仲尼聞之曰一事而再取名焉君子不為也

吴王伐石以治宫室而於合室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吴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遠諮呈仲尼以視之

曰此乃靈寳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隠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齊王疾痟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茍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疾王怒而不與言因出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

遂已王大怒生烹死之太子與王后急爭不能得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試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之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于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伐蔡窺墻者為司馬將軍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以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墻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吾聞之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墻者聞其言舉宗而去之于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而伐蔡窺墻者為司馬將軍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以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何以至於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

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

齊王疾痏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王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文摯曰諾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解屨登牀履王衣問王疾王怒而不與言因出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

遂巳王大怒生烹死之太子與王后急爭不能得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蔡使師强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為師强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試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亡也

楚人有証其父攘羊者國人皆直之聞於楚王楚王召而賞之辭不受國人復稱其行善而不受賞也仲尼聞之曰一事而再取名焉君子不為也

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室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遠諮呈仲尼以視之

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解其縛而俱之楚

春秋别典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別典卷十三

明 薛虞畿 撰

魯哀公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

越王降吴元年吴夫差伐越報檇李登舟逕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陵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

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逝飈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吾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遙遙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顧我烏兮如烏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搖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楚伐陳吳救之軍閒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雙懸又哀吟曰彼飛鳥兮鳶烏已迴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迴復翔逝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未遇兮何辜離吾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去冕兮為奴歲遥遥兮難極冤悲疚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乎哀兮忘食顧我烏兮如烏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兮心摇情憤惋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

楚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雨十日夜星左史倚相謂

春秋別典卷十二

春秋別典卷十三

明 薛虞畿 撰

魯哀公元年丁未在位二十七年周敬王二十六年

越王降吳元年吳夫差伐越報檇李登舟逕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乃據船哭顧烏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烏鳶陵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優恣啄蝦矯翮兮雲間任厥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辜兮譴天颿颿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

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解其縛而俱之楚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陣未成而吳人至見楚陣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將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吳救蔡遷于州來又云定公十三年甲辰乃陳閔公六年孔子適陳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見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

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也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為必聽也伍子胥何必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荆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

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茍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歴山而陶于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説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牛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而

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非無驥狀也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逢

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闔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厄鹽車非無驥狀也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衰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亦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關龍逄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關龍逄

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坐吾語汝子以夫知者為無不知也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諫者為必聽也伍子胥何必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

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茍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歴山而陶于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傅説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吕望行年五十賣食于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牛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而

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吴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陣陣未成而吴人至見楚陣而反左史曰吴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必食我將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吴軍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按史記哀二年孔子如蔡吴救蔡遷于州来又云定公十三年甲辰乃陳閔公六年孔子適陳居環堵之内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見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

無知而比干無恵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端行修身以須其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而無驕也小人好樂而無懾也其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終而出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慍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

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乎於是興明日免於戹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是難也其不可忘巳孔子曰惡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

唯賢者獨知而難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聖人所與之難言信也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勵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

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孔子孔子受之而不辭既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孔子曰何也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于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乎於是興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是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何言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公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

唯賢者獨知而難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
不信聖人所與之難言信也
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
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
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
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
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
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何如孔子曰

無知而比干無恵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端行修身以須其時也

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絶糧弟子皆有饑色孔子歌兩柱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曰由君子好樂而無驕也小人好樂而無慴也其誰知之子不知我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悦援干而舞三終而出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

魯季孫有喪孔子弔之入門而左客次也主人以璠璵收孔子經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猶之棄骸中原也經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立在三年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小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

曰違山十里螅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門之閭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門之閭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

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二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仁義之陵遲久矣能使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主刑錯而不用也於是從者聞之乃請舍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解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巳相與怨之遂殺季

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過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

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夫奚不若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過亡三年而庫無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國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於朝商賈哭之於市農夫哭

曰違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門之閭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門之閭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少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

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二仞之牆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世仁義之陵遲久矣能使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主刑錯而不用也於是從者聞之乃請舍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解有過失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

魯季孫有喪孔子弔之入門而左客次也主人以璠璵收孔子經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猶之棄骸中原也經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立在三年）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小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

之於野哭子産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

夫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君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夫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

子再遇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

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

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孔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小小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耳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黄

又執三監吏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

孔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

而能致功若此者陳侯默然而退遽竊赦所執吏既而

見孔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

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来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

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小小之衆能立大大之功

惟君耳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黄

夫子之賜丘之道幾於廢也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君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夫子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夫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其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

子再遇難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也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夫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夫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乃不伐蒲

陳惠公大城因起陵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

之於野哭子産者皆如喪父母今竊聞夫子疾之時則國人喜活則國人皆駭以死相賀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

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而友益親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

盟立陽生是為悼公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見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搏作傳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請黃鵠舉矣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

平國無盜賊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六年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飲次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也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

鵠舉矣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搏作傅敵在前敢鬬者勇也得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来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来者遠也臣請黄鵠舉矣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士不用何書其言為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

平國無盜賊公聞之慨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抽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六年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飲次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也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

盟立陽生是為悼公

楚惠王食寒葅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見問曰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葅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聞也譴而行其誅乎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故吾恐蛭之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蛭出故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七年立

宋圍曹不拔七年宋圍曹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缺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八年宋滅曹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必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夫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

天之視聽不可不察也七年立

宋圍曹不拔七年宋圍曹　司馬子魚謂君曰文王伐崇崇軍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缺乎胡不退修德無闕而後動八年宋滅曹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必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夫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

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智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七年

吳徵百牢康子使子貢見太宰嚭或此其時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寳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寳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歟非歟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

後而吴救之遂朝於吴十一年見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池廣以深

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

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吴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吴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吴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吴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吴王説曰臣聞之王者不絶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吴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

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十一年見傳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池廣以深

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

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為不智太宰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尊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七年吳徵百牢康子使子貢見太宰嚭或此其時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吾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歟非歟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强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

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㢠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

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
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
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
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
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
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强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
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
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

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

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

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其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斃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

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强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强齊智者不疑也吴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吴之强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强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

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潢池之上晉吳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交戰（艾陵在哀十一年殺子胥在艾陵還後）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問策於孔子辭不知退命載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太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淚潺湲然終不能用夫子亦不仕十一年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憂矣王乃止

越大飢范蠡曰吳甚富王少年智寡好須臾之名不顧後患王卑辭請糴食可得也越王乃使人請於吳吳王

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憂矣王乃止

越大飢范蠡曰吳甚富王少年智寡好須㬰之名不顧後患王卑辭請糴食可得也越王乃使人請於吳吳王

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晉吳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交戰艾陵在哀十一年殺子胥在艾陵還後

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問策於孔子辭不知退命載而行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太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淚潺湲然終不能用夫子亦不仕十一年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

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而使范蠡獻之於吳王吳王大說子胥諫曰不可王勿受也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吳王不聽遂受之

子胥數諫吳王不聽將殺之子胥歸謂被離曰吾貫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度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讎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爾被離曰忠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

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

吳王欲伐楚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懐丸操彈於其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是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

蟬蟬髙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蜋在其後也螳蜋委身曲
跗欲取蟬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頸欲啄螳蜋
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後之患
也呉王曰善乃罷兵

西施美婦人也居苎蘿山若邪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
浣沙為世絶色嘗病心而矉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
捧心而矉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
挈妻子而去之越王得之厚飾以羅縠教以容步學服

將與之子胥曰吳越仇讎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齊秦晉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不若勿與而攻之且夫飢代事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王曰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飢餓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三年吳亦飢請於越弗許乃攻之夫差爲禽

案哀十一年吳殺子胥十二年會槖皋十三年越入吳然則越飢在哀九年間

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

按傳吳殺子胥在十一年

吳王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夫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我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

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吾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是以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心中悏然悔

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宰嚭此爲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㣲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

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懍乎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氷不亦危乎哀公再

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旦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安不至矣君平旦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門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安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列必有數矣君以此思懼則懼將安不至矣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安不至矣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懔懔乎以腐索御犇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氷不亦危乎哀公再

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髡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吾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是以恐也王曰非聽宰嚭以殺子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心中悏然悔

殺子胥豈非宰嚭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宰嚭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

哀公問孔子曰寡人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寡人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避席曰吾君之問乃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言之哀公曰否吾子就席微吾子無所聞之矣孔子就席曰然君入廟門升自阼階仰見榱棟俯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安不至

按傳吳殺子胥在十一年

吳王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嘆曰嗟夫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我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

迎矣書曰為虎傅翼不亦殆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内姑姊妹無别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禄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

覯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聞斯言哉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聞之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

先於宗廟之盛也

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此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哀公問取人孔子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讒健驕也佞諂也讒誕也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然後求智焉士不信焉又多智譬之豺狼其難以身

拜曰寡人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在哀公朝乃告老之日也凡公有問宜於此時故併附於此

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對曰為其有二乘公曰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對曰為行惡道也哀公懼焉有間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對曰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也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

待史鰌之入也而復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

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况於君人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强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公父文伯仕於晉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

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此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弗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文伯康子從兄弟與同時

春秋別典卷十三

春秋别典卷十三

殺梅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君人乎

哀公問於孔子曰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忤其君嗜慾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此三死者非命也人自取之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公父文伯仕於晉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

毋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此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弗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旣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文伯康子從兄弟與同時

待史鰌之入也而復入臣是以知其賢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云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内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

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何為記此仲尼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雔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惠也

陳有陋人曰敦洽雔麋雄顙廣顔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心甚不仁陳侯見而悦之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雔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言其狀惡且告之佞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

不知其不可是不智也知而使是侮也侮且不智是不可不攻也遂興師伐陳

楚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爲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忘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于此吾故弗式也

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和則天地猶且應之况百獸乎夔為帝樂正其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盛熈熈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

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巳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巳將必學而後爲君子

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之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為命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為君子

不知其不可是不智也知而使是侮也侮且不智是不可不攻也遂興師伐陳

楚伐陳陳西門壊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過而不式子貢執轡而問曰禮過三人則下二人則式今陳之修門者衆矣夫子不為式何也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忘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行于此吾故弗式也

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樂正其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樂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既䖏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于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之衆皆君之讎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為民恵也

陳有陋人曰敦洽讎麋雄顙廣顏色如浹赬垂眼臨鼻長肘而盭心甚不仁陳侯見而悅之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麋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言其狀惡且告之倿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

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悅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逐於齊西無以自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小

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于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深報讎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甞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於是哀公喟然而嘆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以下數十條年謾無考姑附哀公問孔子之後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甞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

子夏曰有臣聞黄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緑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

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祖得無害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

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公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右穆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祖得無害乎公乃令罷役除改而去之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

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于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深報讎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甞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於是哀公噫然而嘆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以下數十條年謾無考姑附哀公問孔子之後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甞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

子夏曰有臣聞黃帝學乎太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

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為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也昔吳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姚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悦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逐於齊西無以自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小

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乎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絶獵谷之

老人張枉以受之何不告祠之從之而疾去

衛侯輒朝於吳十二年會橐皐吳徵會於衛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諫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哀公聞之徹鐘鼓之懸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為而有憂色公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行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奈何仲尼曰君欲免之請子貢行哀公名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

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恱之欲薦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来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者且衛君之来也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今朝于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

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

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說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

老人張衽以受之何不告祠之從之而疾去

衛侯輒朝於吳十二年魯槖臯吳徵會於衛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

諫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哀公聞之徹鍾鼓之懸縞素

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而有憂色公曰諸侯無親以

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

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行仁義而遭此難也

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君欲免之請子貢行

哀公名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

在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于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者且衛君之来也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今朝于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

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乎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哀公射而中稷其口疾不肉食祠稷而善卜之巫官變曰稷負五種託株而從天下未至於地而株絶獵谷之

舉已耳目之令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茍付可付則巳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桓司馬十四年作亂十一年衛大叔疾奔宋臣魋納美珠與之城鉏即此珠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

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刧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十四年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刧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刧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焉

田乞卒子常代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與闞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既弑簡公懼諸侯共誅田氏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

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鮑管闞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賔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則叛而危之不可願君

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於是盡誅鮑管闞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賔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田常卒有七十餘男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則叛而危之不可願君

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刦於暴上不得道義故
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十四年

陳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刦子淵捷曰子之欲與我以我
為知乎臣弒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
也以我為勇乎刦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
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乃舍之
焉

田乞卒子常代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與闞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闞止闞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常既弒簡公懼諸侯共誅田氏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

舉巳耳目之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巳也君茍付可付則巳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桓司馬十四年作亂十一年衛大叔疾奔宋臣魋納美珠與之城鉏即此珠

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

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于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予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見傳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孔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以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

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奠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黙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屛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也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子夏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

為假蓋蓋護其短也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耕野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

為假蓋蓋護其短也

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若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夫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曾子家貧食力敝衣耕野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

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孔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子貢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丹綽子貢問焉曰此至承幾何默然不對子貢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屛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也不仁過聞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貢參偶則軾五偶則下

子夏受業於孔子規模狹隘孔子嘗出行顏淵後遇雨欲假蓋顏淵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也吝於財者也毋

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于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子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見傳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孔子而訪焉孔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以計事揖子貢使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

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至驕也吾豈能無畏之乎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擕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則名所不赦幸哉孫子以此

免戮也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曰臧氏家有龜焉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亡得乎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

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

孟懿子曾城成周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後名為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豈忍吾子乎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弟子從之者三百人說取予去就名施于諸侯孔子聞

惡言不至於耳是非禦侮乎
孟懿子會城成周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
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懿子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
而與其母懿子怒逐之居三月後召為子傅曰夫子不
忍麑又豈忍吾子乎
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
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
弟子從之者三百人說取予去就名施于諸侯孔子聞

免戮也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曰臧氏家有龜焉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怨之不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隣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亡得乎

孟懿子問於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

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至驕也吾豈能無畏之乎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則名所不赦辛哉孫子以此

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賔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𤅊愚勝禮也

巫馬期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為之
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
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也使
汝以是願也
閔損幼喪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
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
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然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

孔子嘗謂顔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可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是以不願仕也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

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可從矣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汝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

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后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可從矣

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顔淵侍孔子曰二三子各言汝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鐘鼓之音上震於

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
予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歟子路慙負薪先歸孔子曰由
何爲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也使
汝以是顧也

閔損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
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
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然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

孔子嘗謂顔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可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是以不願仕也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孔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

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于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

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賔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𢙣愚勝禮也

巫馬期與子路薪于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

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得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加賜著縞衣白冠陳説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顔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

數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顔氏之子有矣

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夏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學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

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内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盖龍旂裘旃相隨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南宫敬子問顔涿鄒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其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之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黄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為言索也索之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黄口也孔子曰黄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黄口從大爵者不可得大爵從

數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凛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對曰夫子何選焉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夏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内切磋以學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

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南宮敬子問顏涿鄒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于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其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得齊楚合戰于漭瀁之野兩壘相望挺刃交加賜著縞衣白冠陳説其閒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夫子曰辯哉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之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

黄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寮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宫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賛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武伯十四年見傳）

孟孫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

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齊高廷問于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人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

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已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上不知已而干之不已者是毁廉也行爽廉毁然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

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黔婁先生死曾西往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

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于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黔婁先生死曾西往弔之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

下所不容也其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于孔子孔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齊高廷問于孔子曰廷不曠山不直地衣蓑提執精氣以問事君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待人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爾惡人而忠與之敏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若行不

敏禮不合對門不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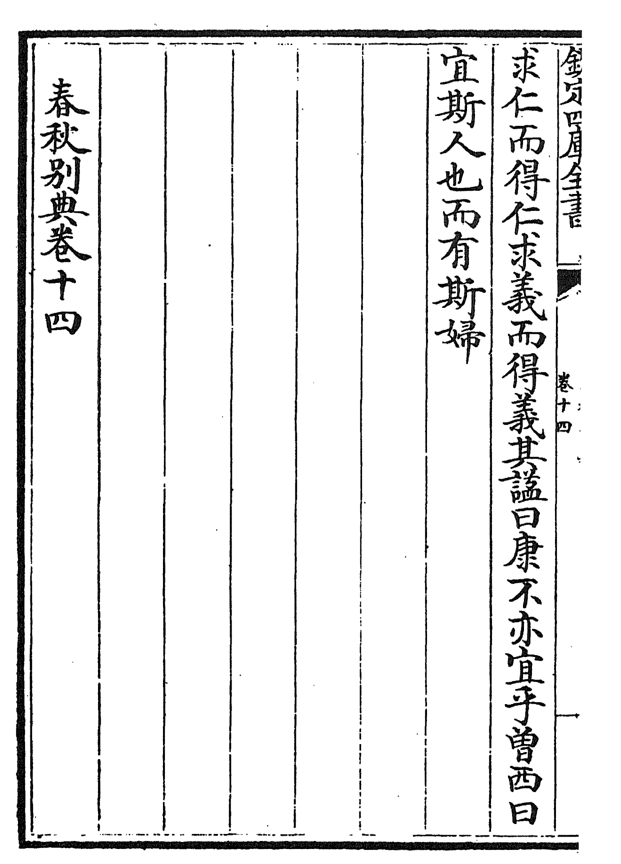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知已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上不知已而干之不已者是毀廉也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于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污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

黄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寮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武伯十四年見傳

孟孫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

若正而不足先生以不斜之故至於此生而不邪死而斜非先生意也曾西不能應遂哭之曰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西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盡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



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

宜斯人也而有斯婦

春秋別典卷十四